

楔子 探敵

「……朕說了這麼多，你到底聽進去了沒？」

周呈曄直瞅著前頭妹子的身影，充耳不聞，直到有隻手晃到眼前，才教他不快地揮開。

「沒瞧見我妹子孕吐得厲害？」他怒眼瞪去，清秀面容是毫不掩飾的不耐。

「……你到底知不知道朕是誰？」男人咬牙切齒，恨不得直接把他綁進宮。

「你哪位？」那聲調慵懶又帶了幾分挑釁。

大定皇帝高鈺定定地注視他良久，俊爾玉面上是難以忽視的陰冷。「朕駕臨你家是皇恩浩蕩，教你如此放肆？」

「哪來的皇恩浩蕩？」周呈曄似笑非笑地斜勾唇角，帶著幾分邪氣。「我只知道你大定的江山，有一半是我幫你打下來的。」

「既然都已經打了一半，那就繼續打，幹麼那麼客氣？」高鈺神色一變，換上笑臉，勾著他的肩，萬分親熱。「就跟你說了，金漠族已經在北方大郡叩關了，那裡你也熟，聽說你曾守在北方大郡兩三年，那裡的地勢戰局，你是最清楚不過的。」

「沒那麼熟，也沒客氣著，你不是我伺候的君，我也不是你手下的將，你要是沒什麼事就回宮吧，我周家難得中秋團聚，不要打擾我跟妹子敘舊。」周呈曄面無表情地拉開他的手，毫不客氣地下逐客令。

「呈曄，朕可以跟你保證，去一趟北方大郡會讓你極有收穫。」

周呈曄勾唇笑得譏諷。「什麼收穫？」

「也許你會瞧見你最想見的人。」高鈺賣著關子。

「我死去的爹娘？」俊魅玉面勾勒出令人不敢親近的寒鷲，猶如臘月霜雪，教人冷進骨子裡。

高鈺張口欲言，卻見周呈曄的妹子在夫婿殷遠攙扶下走來。

「大哥。」周凌春軟綿綿地喊著，可見方才大吐特吐一番，耗盡了氣力。

周呈曄一回頭，不過是須臾間，面上霜雪盡褪，融融笑意猶如三月春曉，嗜血惡鬼在瞬間化為俊爾謫仙，冷沉的眼眸化為一灘春水。

「凌春。」他起身拉著她坐下。「身子還不適嗎？怎麼沒讓妳二哥再替妳診診脈？他上哪了，改天大哥就把他的腿折斷，拴在妳身邊，瞧他還能上哪。」

周凌春笑了笑。「大哥真是愛說笑。」

「就是為了博妳一笑嘛。」他笑露白牙，笑意猶如夏日豔陽，灼灼繁花。

坐在一旁的高鈺和站在她身後的殷遠對視了一眼，沉默地交流著，最終有志一同地歎了口氣。

誰都看得出他是說真的，唯有周凌春會當他在說笑。

這個雙面鬼，唯有在妹子面前才有如此笑意。

「怎麼歎氣了？」周凌春不解地回頭問。

殷遠還沒解釋，周呈曄笑眯眼道：「怎麼，照顧凌春讓你如此疲累，凌春不如跟我回巴烏城，由我親自照料。」

殷遠目光森冷地瞪著他，還沒開口，周凌春便笑吟吟地挽著周呈曄的手臂道：「要有大哥照料就太好了，大哥，你不如就在丰興城待下吧，至少待到我生產，難道你不想見你未來的外甥？」

「誰家的大舅子會住在妹婿府上的？大哥倒是認為，倒不如妳跟我回巴烏，妳肚子裡的孩子，大哥還能教他習字練武，將來肯定是周家的頂梁柱。」周呈曄寵溺地撫著她的髮，甚至故意親吻她的髮頂，挑釁跟他互看不順眼的妹婿殷遠。

「要是生的是女兒呢？」

「大哥不希望妳生女兒，周家的女兒太辛苦了。」周家傳承，周家女兒生女必姓周，接手家中的當舖，撐起周家的天，就如她的母親他的姑姑，一如她。

「可是我希望是女兒，女兒貼心。」

周呈曄笑柔了美眸。「只要是妳的孩子都好，大哥都疼，都交給大哥教導。」

殷遠聞言，咬了咬牙道：「大舅子，凌春肚子裡的孩子姓殷，怎會是你周家的頂梁柱？」而後從周凌春身後環抱住她，大手輕撫著她仍舊平坦的小腹。

「啊……不是已經離緣了嗎？」周呈曄直瞪著他放肆的手，一想到他親親妹子肚子裡有了他的種，他真是恨不得將他碎屍萬段。

當初要不是這傢伙說要離緣，他又怎會千里迢迢從巴烏趕到丰興城？害他被困在這兒，受盡高鈺的騷擾。

「沒送到官府註銷，自然是夫妻，要不大舅子怎會承認這兒是妹婿府上？」周呈曄是隻笑面虎，他殷遠也不是省油的燈，不反擊純粹是不想讓妻子難為罷了。

「也是，但那份休書該是還在，明兒個我就送到官府那兒。」

「朕也能幫忙。」為了博取周呈曄好感，高鈺很識時務地選了邊站。

「只要朕一句話，就能生效。」

殷遠怒瞪著他倆，反倒是周凌春噙笑解危機。「大哥別玩了，要是讓皇上認真就不好了。」她在殷遠的攙扶下起身，又拉著周呈曄道：「大哥，咱們兄妹難得相聚，你就暫時別回巴烏城了，好不？你一個人在巴烏守祖墳已經很多年了，孤家寡人的，我不喜歡。」

「……我再想想，妳先回房歇著，一會讓妳二哥給妳診脈。」周呈曄笑了笑，趕她回屋，目送她離去的身影。

「要是不知情的人瞧見，會以為你深愛令妹。」高鈺懶懶說著。

「我是深愛著她，她是我這世上唯一深愛的女人。」望向高鈺時的目光，繁花已落盡，森寒霜凍。

「那麼……燕奇臨呢？」

周呈曄神色不動地噙笑道：「不懂你的意思。」

「你懂也好，不懂也好，朕是要告訴你，守在北方大郡的申屠業回報的軍情上提起，金漠軍裡出現了面貌酷似燕奇臨的男子，入陣奇襲，如入無人之境，刀起血濺，勢如破竹，重創了大定軍心。」

周呈曄微微眯起眼。「申屠業寫的軍情？」

「嗯，申屠業是你以往的副將，他為人如何，你該是比朕還要清楚才是。」

周呈曄垂斂長睫，半晌才道：「燕奇臨死了……就算沒被我一劍穿心，他也該死在火場裡。」

「朕可不確定，雖說當初宮中那把火是朕放的，但朕可沒有親眼瞧他化成灰燼。」高鈺托著腮，懶懶地閉上眼。「現在，你是不是多了點興味，想不想到北方大郡走一趟？」

周呈曄靜默不語，捧著茶淺啜，滿嘴茶澀苦味。

他還活著嗎？還可能活著嗎？

五年前，這片土地還屬於大燕，而他還是大燕鎮守京畿巴烏城的盤龍將軍。五年前，他和神官周奉言謀反，夥同大定郡主高鈺，殺了當時的大燕皇帝，才讓高鈺改朝換代，定都丰興，國號大定。

而燕奇臨是大燕冀王爺，在宮變的那一晚，他一劍刺進了燕奇臨的胸口，只因叛軍已趕到城外，他急著回家中保護雙親，但是他始終猶豫，拖延了時間，待他趕回時，早已家破人亡，為此他才會守在巴烏城周家祖墳。

燕奇臨還活著嗎？他想著，久久無法回神。

一個月後，周呈曄不任官職，以監軍身分，領援軍前往北方大郡。

「早知如此，當初寧可要大哥趕緊回巴烏城。」送行時，周凌春皺緊了眉頭，暗暗地腹誹皇上。

周呈曄一把將她摟進懷裡。「別擔心，大哥不過是監軍，押糧帶援而去，會在過年前回來。」

「該上路了。」殷遠一把將妻子搶了回來。

一身銀甲戎裝的周呈曄冷冷地睨著他。「把凌春保護好，待我回來她要是瘦了，我會將她帶回巴烏城。」話落，看向其他幾位送行的弟弟，身為兄長的他威儀難掩，一個目光就能傳遞訊息。

幾個弟弟沒應聲，微微頷首。

半刻鐘後，他領軍往北方大郡而去，日夜行軍，馬不停蹄，抵達北方大郡時，正是最荒涼淒美，黃煙滾騰的季節。

「將軍！」守城將領申屠業一見他，隨即單膝跪下。

「起來，我是監軍罷了。」周呈曄踢了他一腳，走進哨樓。「把最新軍情和兵佈圖呈上。」

申屠業隨即讓副將呈上，講解著緊張的戰局。

周呈曄眯著眼看著兵佈圖，聽完後，問：「領軍之人真的酷似燕奇臨？」他不是不信申屠業，而是不信高鈺，天曉得那傢伙為了將他騙到北方大郡會說出什麼鬼話。

但明知可能有詐，他還是來了。

「極似，而且跟隨他身側之人極似江遼。」

周呈曄的心狠拽了下，半晌才道：「打上我的名號，寅時出擊。」

「是。」

周呈曄獨自坐在大堂上，心裡說不出是怎生的滋味。江遼是燕奇臨的心腹死士，是從小跟隨的，兩人幾乎是形影不離。

當初宮中叛變，江遼也在場，江遼既還活著，他可以認為燕奇臨真的還活著，對不？

寅時出擊，周呈曄領軍衝鋒，手執長劍橫掃千軍，直入敵軍腹地，就只為了確認那人是否為燕奇臨，然，就在迎戰敵軍副將時，他黑眸遽縮，喊道：「江遼！」

江遼見到他十分錯愕，調馬轉向，他卻直逼而來。

為了逮住江遼，周呈曄疏於防備，直到身側有馬逼近，他才察覺，側身避開，卻見是一還來不及開口，長劍已刺入他的胸口，他卻不管，直盯著那人，緩緩揚笑。

太好了……總算把這一劍還給他了。

前篇 用兵之知己知彼

大燕，凌霄十年。

武校場上，武官列席。三月春寒料峭裡，大燕的武舉最後一試在戰鼓聲中揭幕，三十六名武舉子列隊進場。

「殿下，就是那位，排在首位的那位。」

燕奇臨眯眼望去，年少卻分外出色的眉眼，雕琢出異樣詭麗邪美的臉龐。「他？就是那個在首試裡能拉滿十二力弓、揮百二斤刀和舉起三百五十斤重之石，以滿分通過的舉子？」

大燕的武舉分為三試，首試為拉硬弓、舞刀與舉石，硬弓拉滿為十二力，刀路一套，但刀分為八十至百二斤，舉石為一百至三百斤，可他偏偏破了紀錄，舉起了三百五十斤重，在武官中掀起話題。

二試著重策試，非但要默出一篇兵法，還得要以考官給予的地形戰力，寫出一篇戰策，他文筆之好，讓監考的禮部尚書扼腕他為何不棄武從文。

「正是。」

燕奇臨略回頭，似笑非笑地道：「周奉言，你不是說錯了吧，他身形雖高，但那張臉俊俏得猶如姑娘家，再加上那清瘦的身板，怎可能是破了大燕武舉紀錄的人？三百五十斤……五十斤都不知道舉不舉得起。」

燕奇臨貴為大燕大皇子，央求皇上代監考武舉最後一試，點出武狀元，全都是衝著周呈曄這奇人而來。

「殿下，畢竟周呈曄才剛束髮，少年俊秀，再過幾年會更顯男兒英武。」周奉言噙笑說著，好似已可見未來。

「怎麼聽起來你似乎與他相識？」

「他是下官的同宗旁親，下官對他十分有信心。」

「原來如此，難怪仔細一瞧，就覺得你和他的眉眼有幾分相似。」燕奇臨笑得有幾分邪氣。「就讓我瞧瞧他到底還有何本事……二試時竟能寫出攻心為上，攻城為下的戰策，本殿下對他十分有興趣。」

武舉最後一試，騎射九矢中三、步射九矢中五，便是滿分，剩餘通過者則兩兩捉對，縱馬以長槍對戰。

然而，周呈曄才一上場，騎射五十步遠，九矢全中，現場響起陣陣的抽氣聲，瞬間炒熱了氣氛，卻也狠狠地滅了後頭比試武舉的信心，滿分通過騎射的，竟只有二十一人。

到了百步步射時，周呈曄不費吹灰之力拉滿了弓，箭翎凌空而去，嗡嗡作響，幾乎是在眨眼間，他連出九箭，最後一箭甚至直接震碎了靶心，教燕奇臨興奮難耐地起身。

「了得……這小子本殿下要定了！」燕奇臨雖為皇族，卻在戰場打滾，十三歲時隨軍往西北勦流匪，一戰成名，後來更是巡守邊境勦匪，戰功彪炳回朝，如今十七歲已經掌了京畿重兵，培養不少心腹。

「不過，殿下，下官得說呈曄的脾性不佳，不是個好相處的。」周奉言醜話說在先，免得他日周呈曄頂撞他時，他羞惱砍人，可就虧大了。

「周奉言，你認為本殿下是個好相處的嗎？」

「……還不差。」

「違心之論。」他哼了聲，盯著場中的周呈曄，猶如看中頂尖的獵物。

他行事向來隨心所欲，作風是殘虐了些，但看在他戰功輝煌的分上，只要別太出格，父皇待他向來是睜一隻眼閉一隻眼，至於其他羽翼尚未豐厚的皇弟們，看見他就只能躲得遠遠的。

唯有幾個沒長腦子的嬪妃外戚，才敢暗地裡找他麻煩，可惜整那些小角色，遠不及出征在外的快感，沒能激起他的興味。

但眼前這個少年，能與他戰個旗鼓相當，教他興奮難遏。

場上二試過後，許是周呈曄的出場太過華麗，武藝太過驚人，竟讓通過二試的武舉失了水準，只餘八人。

闈內縱馬以長槍將對方撂下馬為勝，周呈曄一上場，不過眨眼間，勝敗立見。

「真是個教本殿下心癢的傢伙，真想跟他對上一場。」

「要比試，往後多的是機會，絕不會讓殿下失望。」

燕奇臨笑得邪氣地瞅著他。「你是不是瞧見了什麼，怎麼說起話來淨打些啞謎？」周奉言為大燕神官，聽說能觀見未來，是他父皇仰賴的左右手，更是他童年伴讀，他最好的一點是從不在宮中結黨營私，安分守己得很。

「殿下多思了。」周奉言好笑道。

「是嗎？」燕奇臨哼了聲，沒再多說什麼，目光專注在場邊。至於為何會是場邊，當然是因為周呈曄就站在場邊，等待下一場。

隨著時間過去，周呈曄連戰連勝，比試來到最後一場，誰勝出，誰就是武狀元。

「這人……」燕奇臨沉吟著，看著即將與周呈曄較量的男人。「如果我沒記錯，這傢伙應該是震威大將軍之子符青。」

「想不到殿下竟然知曉。」周奉言詫道。

「本殿下當然記得他，那是三皇弟的母舅之子，好幾次暗地裡找本殿下下的麻煩。」燕奇臨懶懶托著腮。「喏，本殿下心情好，提點你去跟你周家兄弟說聲防備。」

「下官認為該是不用，要是呈曄連這麼點詭計都看不透的話，他也沒資格成為武狀元。」

「唷，敢情你是打一開始就認定他是武狀元了？」

「殿下不也如此認為？」周奉言噙笑反問。

燕奇臨似笑非笑地睨他一眼，一聽戰鼓聲，便將心思擺在場上。最終場的馬槍對陣，範圍更小，方圓約莫只有二十步寬，只要撻人下馬，抑或是把人逼出闈外，都算勝出。

放眼望去，就見符青出手相當凌厲，旋上盤下，攻上不成，竟轉打馬腿，教燕奇臨忍俊不住地笑出聲。

「瞧，監場的兵部尚書和震威大將軍竟然都沒制止，更未揮旗以表犯規。」更了得的是，全場無人敢哼一聲，彷彿這幾招竟是算數的。

「嗯……算是常規嘛。」周奉言無奈笑著。

「常規嗎？不過你兄弟騎術相當了得，都被逼到邊線了，還能馭馬逃開，瞧……符青的座騎都已經踏出邊線了，唷……連暗器都準備使出了。」燕奇臨喃著，就見符青從袖中射出暗器，而周呈曄像是早有防備，竟以長槍隔開暗器，甚至將一發打回符青身上。「周奉言，你該不會是早跟他提點過了？」

這一擊真是回得可圈可點，就見長槍在他手上運轉得行雲流水，彷彿與他是一體。

「不，下官並未提點，純粹是他自個兒的反應，不過……」周奉言話未完，燕奇臨已經躍下了樓台，足不點地地朝闈場而去，順手抽了場邊禁

衛的配劍，閃身至周呈曄身旁，和他同時擋下震威大將軍劈下的一劍，輕而易舉地將震威大將軍震開。

周呈曄不禁看了燕奇臨一眼，見他一身錦袍華衣，外頭罩了件大紅羽氅，只覺得他富貴逼人，威儀懾人。

周呈曄抬眼望去，只見他五官立體奪目，明明是個男人，卻帶著幾分勾魂攝魄的陰柔妖美，面貌雖端正，卻透著股邪氣，依他所見，此人非善類，但他卻幫了他。

「這是怎麼著，震威大將軍？」燕奇臨懶聲問著。

「殿下，周呈曄使暗器，違反規定，當斬。」震威大將軍隨即單膝跪下。

燕奇臨睨了眼已經倒地的符青，忍不住咧嘴笑著。「怎麼本殿下瞧見的暗器是他使出的？」他隨手拉著周呈曄朝符青走去，踢開守在符青身邊的兵部尚書，一把拉起符青，抖著他的袖，就見細微的銀針從袖裡掉出。

而後，面向周呈曄，甩著他的雙手，再道：「如何，要不要本殿下搜他的身，還他清白？」

震威大將軍和兵部尚書臉色猛地刷白，垂首不語。

「本殿下在此宣佈，周呈曄為武狀元，封御前將，誰有異議？」

「臣遵旨。」震威大將軍和兵部尚書咬牙道。

燕奇臨笑咧嘴，垂首瞅著周呈曄。「還不叩謝皇恩？」

周呈曄面無表情地屈膝跪下。「謝殿下。」

「是皇恩。」他好心提醒著。畢竟他只是代替皇上監考罷了。

「謝殿下。」

燕奇臨玩味地瞅著他，一把將他拉起。「有意思，本殿下牢牢地記住你了。」側眼望去，周奉言正徐徐走來，他撇唇哼笑了聲，便逕自離開。

「不要緊吧。」周奉言笑問著。

「沒事。」他看見倒在地上的符青已經讓人抬起，看那氣色應該是死不了。

「咱們邊走邊聊吧。」周奉言睨了眼一臉惱怒，顯然不會善罷甘休的震威大將軍，朝他微微施禮。就是要讓朝中人知曉，新科武狀元非但有皇子罩著，更有他護著。

「現在就可以走了？」

「可以，至於服飾會有司禮監送到府上，好讓你明晚可以赴宮宴。」

「還有宮宴。」周呈曄輕嘖了聲。

「今年是文武試，所以宮宴是文武同辦，便不分瓊林宴、會武宴了。」等快要踏出宮門時，周奉言才低問：「你覺得大皇子是怎樣的人？」

「非善類。」

周奉言不禁低聲笑著。「雖非善類，但大皇子絕對是個真小人，不玩背後傷人那招。」

「……你的意思是要我親近他？」

「既然你決定走仕途，親近大皇子對你而言，有利無害。」

周呈曄垂斂長睫不語，青澀的面容卻有著世故的風霜，儘管年少卻已能衡量利弊得失。「也是，橫豎都已經招惹了大將軍之子，不找個靠山，這官路可就難走了。」任誰都看得出武狀元之名，分明早已內定，可因為他實力雄厚，又有大皇子相助，才硬是讓這武狀元落到他的手中。

他入朝為官，沒有宏願志向，更不為天下百姓，只是為了在這戰亂的年代裡，能擁有一點力量保衛家人。

找個靠山能幫他達成目的，他也沒什麼好拒絕的。

「既然你這般清楚，我就不多說了。」

周呈曄不置可否地微揚著眉，氣勢猶如出鞘銳劍，冷厲而不留一絲餘情。「可為何我總覺得你讓我結識大皇子是別有目的？」

周奉言笑眯了黑眸。「當然是要先替你尋好靠山，待他日你羽翼豐厚了，便能為咱們周家多盡點心力，你也不希望戰亂頻傳，終至家人離散吧。」

「咱們雖是宗親，但那也是百年前的事了，你突然找上門……到底有何目的？」不可否認，他會決定入朝，周奉言絕對是個關鍵，他在他身後推了一把。

他知周奉言另有所圖，但基於他對他有助益，他暫時視若無睹。

可如今武狀元已經到手，入朝只是時間上的問題，他總得要問清底細，算算這買賣划不划算。

要知道周奉言可是大燕神官，就連皇上登基也是當年承周奉言金口而得，對他萬般倚靠。他認為周奉言那雙聽說可以看見未來的眼，勢必是瞧見了什麼，才拿他當這未知棋局中的棋子。

周奉言垂眼思忖了下才道：「呈曄，天機不可洩露，有些事我還真說不準，但請你相信，我絕無可能傷害你。」

周呈曄不語。倒不是在思索他話中真偽或真是信了他，純粹只是話題已結束，無話可接，和他並沒有熟識到可以話家常。

「對了，凌春近來身子好嗎？」

瞬間，周呈曄面上的霜寒盡除，笑意如融融春光，一整個風光明媚，好似破雲煦日，教往來的禁衛看直了眼。

「昨兒個我姑姑他們一家人剛到。」一提到妹子，他難掩眉眼間的喜悅。「預定會在巴烏待上幾天。」

他爹是周家長子，底下有三個弟妹，雖成家後各自分門立戶，分落在幾處大城落腳，但一有閒暇大夥還是會聚在一塊，況且今兒個還是為了他考武舉而來，會比預定時間多待幾天，若他中了，便為他慶賀。

「所以明日的宴席才會教你這般生厭？」周奉言努力地抿著笑。瞧，畢竟還是個孩子，心思不難揣測，尤其只要提起他視若己命的妹子，哪裡還能板著臉。



「可不是，硬生生地浪費了我一晚的時間……對了，能不能提早離席？」

「這個嘛……」

周呈曄冷沉著臉，黑眸燃著殺氣，在劍光閃動之間，蠻勁盡出，恨不得將與他對陣的燕奇臨給一劍斃了。

混帳！他才進宮就拉著他比試，比試也就罷了，竟然讓眾人不得開宴，得等他盡興了才能入席！

瞧，都已經戌時三刻了，再這樣胡搞下去，他要等到什麼時候才能回家？他答應凌春今晚要與他說考武狀元的經過，再拖下去，她的就寢時間就到了！

難以掩飾眉眼間的怒火，周呈曄招招凌厲，直往命門而去，並未因為燕奇臨尊貴的身分而放水，可事實上與燕奇臨交手也容不得他放水，光是要格開他的劍，就已教他雙手發麻。

「殿下，點到為止。」

周奉言的輕嗓一出，燕奇臨隨即收勢，側身閃避周呈曄來不及收回的劍尖，一把將他摟進懷裡，在眾目睽睽之下往他頰上一親。

周呈曄當場一僵，抬眼瞪去，對上燕奇臨的粲笑俊顏。「你這小子真是不錯，真是不錯！」話落，還用力地抱住他。

周呈曄不自覺地皺緊濃眉，猶豫著要不要趁這當頭給他一拳。

「過來，今兒個你就坐在本殿下身邊。」也不管他允不允，燕奇臨逕自就拉著他坐上主位。

「殿下，如此於禮不合。」他沉聲說著。

坐在他身旁，待會他要如何提早離席？

「哪來的禮，今兒個是本殿下作主當家，本殿下說了算。」燕奇臨親熱地摟著他，喊道：「還不開宴？！」

周呈曄張口欲言，但見這狀況，猜測是多說無益，只能忍著氣。

宴席就設在御花園裡，文武一甲皆到場，還有幾位文武官員，人數不算太多，但一個個假裝目不斜視，實際上目光卻不住地飄到周呈曄身上。

「喝酒！」燕奇臨抓著他餵酒。

周呈曄想閃避已不及，硬生生被灌了一大杯，宮中黃酒又嗆又辣，教他酒一入腹就覺得渾身發熱，頭皮發麻腦袋泛暈。

「殿下，周狀元尚未用膳。」周奉言離席走來擋酒。「想喝的話，就由下官陪殿下喝兩杯。」

燕奇臨笑眯了邪氣的眸，一把將他拉到身旁。「瞧，本殿下這是不是就左擁右抱了？本殿下沒說走，你們兩個姓周的都不准走。」

周呈曄眉頭微皺著。完了……真的是個瘋子，還說什麼左擁右抱！他要回家，非回家不可！

思索了下，面對燕奇臨的灌酒，他來者不拒，一連喝了三杯之後，直接往後一倒，裝醉。

「殿下，瞧吧，就跟你說周狀元還沒進食，你就讓他喝這般烈的酒，要他怎能不醉？這樣吧，不如就讓下官先送他回府。」周奉言自然明白周呈曄的心眼，拉他一把倒也不難。

周呈曄緊閉著雙眼，慶幸周奉言還懂得幫襯一下。

「哪這般麻煩？把他送到本殿下的承泰殿。」

「……咦？」

「算了，本殿下親自送他過去。」燕奇臨酒杯一拋，真的將周呈曄往肩上一扛。

周呈曄緊閉著眼，心想，待大皇子離開承泰殿，他就能趁隙離開，壓根沒瞧見周奉言微帶憂思的面容。

一進承泰殿，隨即就有宮人迎了上來。

「見過殿下，這位是——」

「他是今科武狀元周呈曄。」燕奇臨隨口說著，便拐了個彎，直朝寢殿而去，將周呈曄擱在床上，自己坐到床沿。

周呈曄緊閉著眼，等著他離去，然卻感覺他的視線似乎纏繞在他臉上，下一刻他的頰被他輕撫著，教他猛地一顫，不解這到底是什麼狀況。

不想前功盡棄，他只能繼續裝醉，直到感覺燕奇臨起身，他才微微鬆了口氣，聽對方的腳步聲直往外，他更加確定自個兒的法子奏效，但——

「關棠呢？」他聽見他開了門問著。

「奴才立刻通報關都事。」

不一會，周呈曄又聞見了酒味，猜測是燕奇臨在飲酒，惱他為何不回宴上喝，甚至還要宮人找人進殿，如此一來，他得要拖到什麼時候才能回家。

心裡正惱，思索著下一步，門外已響起宮人的稟報聲。

門一開，燕奇臨隨即把人給拖進房內。

周呈曄不敢張眼，更無心細聽他們的對話，但一陣窸窣聲伴隨著撞擊桌面的聲響不住傳入耳中。

打起來了？大皇子是打上癮了不成？

「啊……殿下……」

周呈曄微微揚眉，思索這位關都事也太不濟，怎麼才一會兒，便教他發出如此古怪的聲響？

「你小聲點，要是把人擾醒，本殿下是無所謂，但就不知你心裡作何感受。」燕奇臨粗嘎喃著。

「人？殿下、殿下……啊……哈啊……不要……」

「不要？你把本殿下吸得這麼緊，你說不要？」

周呈曄腦袋一片空白，那淫靡的拍擊聲不住地響起，震得他胸口一片灼熱。

雖說他未經人事，卻也不是沒看過那類話本，猜得出兩人究竟在做些什麼，這是怎麼回事？關都事……那是個男人，可是這聲響……他不禁微眯眼，偷覷著。

就見一個男人被燕奇臨按在大圓桌上，而燕奇臨正從那人身後撞擊著。從他的角度，可以清楚瞧見燕奇臨的陽物毫不憐香惜玉地衝進那人後穴，每次進出都令身下的男子顫抖呻吟。

而燕奇臨粗魯地扳開對方臀瓣，好讓他可以更加深入，讓巨大的陽物徹底沒入，再猛地抽出，狠狠地刺入。

周呈曄感到口乾舌燥，胸口的灼熱直朝下而去。

說不出這是怎樣的感覺，一股巨大的衝擊在他體內鼓譟著，讓他的下體漲得劇痛，亟欲找到出口。

他該轉開眼，趕緊冷靜，但他卻像是著魔般移不開目光，直到一

燕奇臨驀地回頭，好似早知他清醒，壓根不介意他偷窺，咧嘴笑得俊魅誘惑，他的胸口瞬間一窒，幾乎是同一刻關棠也瞧見了他，一臉羞窘慌張，教他翻身跳起，狼狽地衝出門外。

他一路狂奔，直至回到府中，他的心跳依舊跳得又急又狂，身下的痛楚怎麼也壓抑不了。

他這是怎麼了？

他從來不曾起心動念，有再多姑娘跟他示好，他也無動於衷，可這回他卻……難道他一直八風吹不動，是因為他想要男人？

「……呈曄？」

他猛地抬眼，直睇著從黑暗中走出的男人。「……姑丈。」

「你怎麼了？」翟玉瞧他面帶緋紅，泌著薄汗，猜測他恐是一路衝回家。「你該不會是為了跟凌春說幾句話，從宮裡偷溜回來的吧。」

周呈曄擠出笑。「是啊，凌春呢？」

「已經睡了，明兒個再陪她聊就好。」

「……好，那我先回寢房了。」他動作生硬地轉身，但即使進房，體內燒灼的火依舊不放過他。

閉上眼，淫靡的一幕仍不住地騷擾他，教他就連入睡也不得安寧。

一早清醒，周呈曄精神萎靡，被春夢給折磨了一整晚，感覺像沒入睡，於是，他決定叫同聚在周家大宅的堂弟們跟自己一起好生鍛鍊身體。

不一會，就見他房前小院裡，幾個孩子叫苦連天，哀鴻遍野，直到一個個全都趴在地上，他覺得胸口鬱悶稍解，才滿意地放過他們一馬。

「呈曄，你真是以整他們為樂。」從長廊轉角走來的翟玉，忍不住好笑地道。

「姑丈這麼說就不對了，是他們太弱，也不想想這是什麼年代，不將武藝學得精些，屆時要怎麼保護凌春。」他有功名在身，往後不能隨意到處跑，就怕凌春遠在空鳴，他救助不及，自然是將心力投注在幾個堂弟身上。

「凌春有你這兄長真是她的福氣。」翟玉一把搭上他的肩。「要不姑丈把凌春許配給你吧。」

「姑丈，大燕律例，姑表兄妹不得成親。」如果可以，他自然會娶，但……他驀地靜默下來。

「說笑罷了，我怎會不知道。倒是你，心裡是不是有事？」

「我……」周呈曄有些難以啟齒，可偏偏他是真的找不到人商量。堂弟們年紀小他兩三歲，而這事似乎又不便跟爹談，二叔三叔就更不用談了，至於姑丈……該是可以，只因他和姑丈的年紀近了些。

「這般難以啟齒？」

「姑丈，我……十五了。」

「嗯。」

「我……不懂男女情事。」

「喔。」大舅子家教甚嚴，他明白。

「但我……」

「你想……嗯，那個？」翟玉朝他擠眉弄眼著。

周呈曄玉面微緋，咬牙道：「不是，我……」

「這事交給我就對了，你還未領官銜對吧，這幾天該是不用進宮。」翟玉打斷他未竟的話，逕自安排著。「這樣好了，今晚我帶你上花樓開葷，可姑丈我只負責送你去，便不與你同歡，因為你姑姑會不開心的。」

「不是，我一」

「放心，包在姑丈身上，絕不會讓你爹和你叔叔們發現。」話落，拍拍他的胸膛，一副他了解的表情。

周呈曄瞪著他離去的背影，頭回升起想揍他一頓的衝動。

誰要上花樓啊，聽不聽得懂人話？！

自己怎會找了個少根筋的傢伙商量！

果真是個聽不懂人話的！

掌燈時分前，翟玉找了個說詞把他帶了出去，送他進城裡的一家花樓，挑了廂房和花娘便逕自離開。

周呈曄難以置信地托著額。就算他再分不清自己的心思，也不需要找個花娘確定自己喜好！

一聽見外頭有腳步聲逼近，他二話不說地跳窗離去。

在熱鬧繁華的大街上走著，他卻不知道該上哪去，因為城門已經關上。

巴烏城雖不禁城內夜間市集活動，但大約在掌燈時分就會關城門，除非有宮中令牌，否則是出不了城的……他的家在城南郊外，能上哪去？偏偏他身上的銀兩帶得不多，找家客棧過夜也不知道足不足夠。

正忖著，突地聞到一股血腥味，他不禁朝左側巷弄暗處望去，果真瞧見有抹影子立在牆邊。

他不想多管閒事，也沒有多餘的惻隱之心，正要離去時，想起凌春說過，她樂意助人並非良善，只因她私心期盼當她的親人有難時，旁人也能伸出援手。

而他也希望，萬一他日他的妹子有難，他救助不及時，有人可以拉她一把。

咬了咬牙，便朝那抹人影走去。

「……周狀元？」

周呈曄狠頓腳步，只因那聲音和那喚法——「殿下？」

在他把話問出口時，他發誓，他聽見了細微的嗤笑聲，讓他無從理解的嗤笑聲，而後——「周狀元，麻煩你過來扶本殿下——吧。」

周呈曄不自覺地皺起眉，想起昨日宮中他的放蕩……他分明是一開始就知道他裝醉，才故意鬧上那一齣。

宮中皇族居然放浪至此，明知有人在場亦作樂，一想到往後得跟這種貨色同一陣線，他都想辭官了。

想歸想，他還是朝暗處走去，只剩幾步的距離，血腥味又更重了點。

這是怎麼了？他是與他較量過的，他的武功了得又力大無比，怎會受如此重的傷？

才一走近，他就被燕奇臨緊抓住臂膀，他垂眼一看，他幾乎渾身是血，巷弄太暗，他無法確定傷勢，但肯定不輕。

「殿下，要不要在下去雇輛馬車？」以防萬一，先送回宮醫治較妥。

「……不用，不過是輕傷罷了，身上的血是別人的。」

「可是殿下說起話來有氣無力。」

「因為本殿下被下迷藥！」燕奇臨咬著牙怒咆。「要不是如此，那些賊人恐怕就連近身的機會都沒有。」

「……殿下身邊的人出賣了殿下？」要不是身邊人，燕奇臨想中迷藥恐怕不容易。

燕奇臨垂眸睇著他，猩紅色的唇勾得極彎。「本殿下就喜歡聰明的人，像那種愚不可及的蠢蛋，本殿下不過是忘了處置，誰知道留著留著就留成禍了。」笑歎著，但一點惋惜或自嘲的意味都沒有，彷彿這是樁再平常不過的事。

周呈曄不禁想，宮中和官場同樣複雜麻煩，燕奇臨遭埋伏恐怕也不是頭回，甚至早已司空見慣。

唉，現在辭官不知道來不來得及？當初實在不該被周奉言說動。

「殿下，咱們一直站在這兒也不好，在下還是去雇輛馬車送殿下回宮吧。」最重要的，他並不想被牽扯到。

「別傻了，那票人現在肯定是大搜特搜，甚至堵住幾條回宮的路，我又不是傻了自投羅網。」燕奇臨沒好氣地啐了口，氣息微亂地靠在他肩上。「喏，狀元郎，離這兒不遠有家一夜館，知不知曉？」

「不知道。」他平日都待在城南郊外，除非採買，他甚少進城。

「……你不知道？虧你戶籍在京城，竟不知道城裡有這好玩之處。」燕奇臨親熱地勾他的肩。「走，本殿下帶你去開開眼界。」

「不用，殿下告知在下一夜館在何處，在下送殿下過去便是。」雖說不知道一夜館裡是什麼名堂，但瞧他眸色熠亮，就知道絕不會是什麼好地方。

「不必推辭了，本殿下是看得起你。」

「殿下不用太看得起在下。」最好是可以有多遠就滾多遠。

「有意思，本殿下身邊就缺你這種直諫的人。」

「……」所以他現在必須開始巧言令色？

「周呈曄，本殿下決定將你收在麾下，明兒個就上奏皇上，再沒兩日，你就會是本殿下五軍營裡的掌號頭官。」

周呈曄額際青筋跳顫著，有股衝動想回家痛揍姑丈一頓！要不是姑丈，他不會倒楣地再跟這不正經的荒淫傢伙扯上關係！

殊不知，更倒楣的在後頭。

「喏，擦背呀，還杵在那兒做什麼？」

周呈曄雙邊額際的青筋同時跳動，雙手隱隱顫著，他靠著深深的吐納，告訴自己必須冷靜，絕不能殺皇族，因為一夜館的掌櫃瞧過他的臉，也知道是他把燕奇臨給攙進上房。

燕奇臨一旦出事，他周家可是會株連九族！

他娘的……為何他得伺候他沐浴？！

「殿下，在下手腳笨拙，殿下還是請個下人來擦背吧。」再深吸一口氣，他努力讓聲音平靜，試著與他理論。

燕奇臨懶懶回頭，側著臉枕在浴桶緣。「呈曄，你有不滿？」

「……不敢，只是方才走來，此處下人不少，挑幾個伺候殿下該是足夠。」他努力地平心靜氣。「時候不早了，在下也該回去了。」

「回哪呢？你不是住在城南郊外，城門都關了，你怎麼回去？」他像隻蹩足的貓兒慵懶的眯起黑眸，冠玉面容有抹說不出的魅惑。

周呈曄微皺起眉，思索的不是他的話語，而是他的神情。

他比誰都清楚燕奇臨是個男人，而且是個力氣和武學都在他之上的人，可偏偏他就是有種教人轉不開眼的綺麗風情，尤其當檀髮披落在肩，半掩著他異常俊美的臉，生出一股驚心動魄的美。

一種男人極致的美，像是毒，深入骨髓。

「橫豎都讓人備膳了，本殿下決定在這兒留宿一晚，你也待下吧，絕對少不了你的好處。」

周呈曄回神，張了張口，終究還是無奈地閉上嘴。橫豎他說再多也沒用吧，這傲慢傢伙哪裡聽得進他人意見。

萬般無奈地拿起手巾替他擦著背。這才發現他身上確實沒有傷口，倒是佈滿不少舊傷痕，像是斑駁的玉牆，失色不少。

「……你這傢伙替人擦背都這般挑逗人？」燕奇臨懶懶回頭。

「嘎？」

「問你，昨兒個你瞧見那場景，是不是教你硬了？」說著，手便往周呈曄身下一探。

如遭雷擊般，周呈曄隨即往後一跳，氣急敗壞地將手巾往他臉上招呼過去。

「混帳！」他怒聲咆哮著。他長這麼大還不曾遇過這般放肆下流之人！

「……周呈曄，你不知道惹惱本殿下，會落得什麼下場？」燕奇臨面無表情地拉下手巾，斂笑的眉眼森冷懾人。

「有本事跟我對幹一場，我要是輸了便任憑處置，要是敢對我的家人動手……我跟你保證，我就算是死也拖你當墊背！」他豁出去了！明知不該如此，可他偏是吞不下這口氣，容不得旁人放肆，哪怕他是皇親貴冑也一樣。

「對幹一場？」燕奇臨突地低低笑著，笑得像是隻偷得雞的黃鼠狼。

「本殿下對武官的興致不高，可你還是少年之姿，身子骨還沒硬，該是挺可口才是。」

周呈曄臉色忽青忽白，掐死他的念頭都有了。

他再不濟，也不至於連他在暗示什麼都聽不出。

「我入仕可不是為了滿足你的私欲！」就是有這種荒唐皇族才會搞得民不聊生。

「可是你得承認，你跟本殿下是同類，因為本殿下可是親眼瞧見你胯下之物高舉呢。」燕奇臨笑眯了眸，瞧他臉色忽紅忽暗，心裡更是滿意。

「本殿下還不曾讓人這般造次，不過本殿下向來是個有恩報恩，有仇報仇的人，看在你方才幫了本殿下，所以本殿下可以無視你的放肆，相反的，待會本殿下還會讓人好生伺候你。」

「不用！」可惡，他就算夜宿街頭也無所謂，只要能離混蛋遠一點就好。

「周呈曄，你要是現在敢走，本殿下可不知道明日早朝時會在皇上面前參你什麼，隨便弄個殺頭大罪，隨便株連一兩族應該是行的。」燕奇臨笑得可惡地說著。

如他所料，周呈曄聞言僵硬地轉過身，那雙熠熠眼眸儼然都快噴出火了，像頭被惹毛的老虎崽子。

「你到底想怎樣？」

「本殿下身旁沒有親信，你這般說話，本殿下要是不在意，你自然無罪，換作他日他地，你一」

「殿下有何吩咐？」他走近，雙手就按在桶緣。

「嗯……擦背吧。」他將手巾往他臉上一砸，約莫使三成力，估計和他方才丟來的力道相差不遠。

周呈曄拉下手巾，見他轉過身，真有衝動拿手巾勒死他算了。

可，不能，真的不能，他入朝為官是為了保衛家人，豈能因為他人朝反給家人添堵？

「呈曄，待會就讓本殿下最疼愛的蓮官給你開葷，你覺得如何？」燕奇臨懶聲問著。「這兒呢，什麼樣的男人都有，而蓮官正是一夜館裡的紅牌，是專屬本殿下的，可以破例讓你嘗嘗。」

「不用。」他咬牙切齒地道。

「啊……你不是吧，別怕，待會本殿下給你示範。」

「與其示範如何淫亂男子，殿下倒不如想想到底是誰對殿下不軌。」就算他今晚逃過一劫了，天曉得改天他還逃不逃得過。

「太多了，本殿下懶得猜。」

真是有自知之明啊……「但這事總是得查，以免日後造成麻煩。」

當初周奉言為何偏將他引見給燕奇臨？原以為是因為這傢伙貴為大皇子，又多年征戰有功，被封京營提督，鎮守京畿。

要是能有燕奇臨作為後盾，以武職來說，就算沒有平步青雲，至少可以仕途順遂。可這家伙任性妄為，蠻橫霸道，怎麼看就是個惹事精，要是跟在他身邊，想要全身而退都不是件易事。

「哪有什麼麻煩？這些年不都是這樣過的。要是有本事，就儘管來。」

「……跟在殿下身邊的護衛，可有待滿一年的？」他問得很含蓄。事實上他想問的是一大概多久得換一批護衛，大概多久就死得差不多了。

「有。」

「幾個？」

燕奇臨噙著壞壞笑意，睨了他一眼。「三個。」

「改天在下非得好生拜見這三人。」多多靠近這三人，必能保長命百歲。

「一個死了，一個還沒出生，一個……」

「在下明白了。」所以，跟在他身邊，等同提早跟閻王打交道就是了。辭官吧……他才十五，還想多活幾年，至少要活到凌春出嫁生子。

燕奇臨哈哈大笑著，彷彿知曉他在想什麼，正要開口，一夜館掌櫃的在門外啟口道：「殿下。」

「不是說了不讓人打擾？」燕奇臨臉色說變就變，冷厲不耐了起來。

「江大人和龐大人想見殿下。」掌櫃的在門外誠惶誠恐地說著。



「讓他們在外頭稟報。」

「是。」

「殿下。」外頭換了道低沉的嗓音。

「江遼，調查得如何？」

「殿下，屬下尾隨其中一名刺客離去，那名刺客最終是進入震威大將軍府。」

「知道了，你和龐徹回去休息吧。」他輕哼了聲，彷彿早已猜出幕後指使者。

「殿下，請讓屬下守在外頭。」

「由著你，順便去問問掌櫃，蓮官到底見不見本殿下，本殿下有本事開了一夜館，就有能力毀了一夜館。」他話聲極輕，甚至噙著笑意，卻有著不把一切放眼裡的無情。

周呈曄微揚濃眉。原來這一夜館是他開設的，難怪他一進大堂，掌櫃的就像條哈巴狗般迎了上來。

外頭，不需要江遼轉述，掌櫃的趕忙應聲。

抬眼，燕奇臨笑問：「咱們方才聊到哪了？」

「殿下樹敵不少。」周呈曄面無表情地道。

「是啊，這一位還是為了你得罪的。」

周呈曄哼笑了聲。「在下可沒這等福氣，聽聞震威大將軍是三皇子的母舅，而殿下向來是三皇子一派的眼中釘。」

要知道京營裡掌著三大營，其中尤其五軍營兵馬最多，每年各地衛所都得派衛士前往京城受訓，這來去之中，又能與地方衛所串連上，身為京營提督的大皇子也莫怪成了三皇子一派的眼中釘。

又也許不只是三皇子，而是所有皇子的眼中釘，只因他太過出色，顯得其他皇子太過平凡無奇。

換言之，他的敵人……數不清了。

燕奇臨聽著，雙眼閃動光痕，隨即放聲大笑。「這不可能是你想到的，肯定是周奉言跟你提起的，可就算如此，你還是得選擇投靠本殿下。」

「不，我是誤上賊船，來不及抽身。」不知道現在辭官還來不來得及？要不，他就得想辦法讓自己立於無以撼動的地位上。

「你倒是識時務，而本殿下也絕不會讓你抽身。」燕奇臨從浴桶起身，毫不在意地在他面前展現充滿力與美的精實身軀。「不過，你也別怕，本殿下麾下的五軍武臣江遼、龐徹從小就跟在本殿下身邊，至今還不是毫髮無傷？這就是本事的差別。而本殿下相信你會是本殿下所期待的第三人。」

周呈曄取來布巾往他身上一罩，卻見他動也不動，似在等著人伺候，他只能無奈地抓著布巾抹著他的身體。

「殿下太過厚愛，在下怕難負重任。」

「確實是厚愛，但你聽好了，只要你肯把命交到本殿下手中，本殿下的命也在你的手中，是不？」

周呈曄明白他要的是互信，可問題是一「喂！」下身再次被偷襲，教他氣急敗壞地連退數步。

「有反應了呢。」燕奇臨舔了舔唇。「果真是年少氣盛，身體是騙不了人的。」

周呈曄最不能接受的就是他這般下流行徑，老是對他動手動腳！

如果可以揍他不知道有多好，要不這口氣再繼續憋著，他遲早吐血。

「殿下，蓮官到了。」門外江遼稟告。

「讓他進來。」

「是。」

門開，蓮官一襲水藍寬袍，腰不繫帶，檀髮未束，他走到燕奇臨面前，恭敬地跪伏在地。

「蓮官來遲，請殿下恕罪。」

回應他的是燕奇臨的一腳。不輕不重的一踢，教蓮官無防備地往後倒下，這才教周呈曄瞧見了他的面貌一秀麗少年，面如敷粉，細眉大眼，有著男人的清俊更揉合了女子的嫵媚，直教他開了眼界，原來有有這般秀美如畫的男人。

「本殿下不是說了，只要本殿下一到，你就得伺候？敢情是本殿下疼寵你，教你放肆了？」燕奇臨斂笑的眉眼，帶著皇族特有的傲慢跋扈。

「殿下恕罪，蓮官不敢，蓮官只是在沐浴所以來遲。」蓮官趕忙起身跪伏在地。

「所以你已經把自己弄乾淨了？」

「是。」

「那好，本殿下今晚要你伺候他。」

蓮官順著他指的方向望去，對上周呈曄錯愕的神情。

「殿下，在下說過不需要，為了能讓殿下盡興，請讓在下到偏室休息。」

「現在休息還太早，你應該還沒用膳，好好玩過之後再用膳，屆時要休息……說不準你食髓知味還不肯呢。」燕奇臨低低笑得曖昧，從衣櫃裡取了件中衣搭上，便往錦榻上一坐。「而且本殿下覺得多個人在旁，能讓人特別盡興。」

「恕不奉陪！」再待下去，他真的會揍人。

「周呈曄，你可以走，只是後果自負。」燕奇臨懶懶說著。「你要知道，本殿下只是開心找到同好，所以破例讓疼愛的小倌伺候你，你該感激，可如果你不懂感激，掉頭就走，你周家和蓮官會發生什麼事，本殿下就無法預料了。」

周呈曄咬牙切齒地瞪著他，拳頭握得咯咯響。他長這麼大，從未遇過這般不講道理，行事全沒個準則的混蛋！

他才不管這個小信會出什麼事，可他在意家人因他而遭殃……過了今晚，他發誓，他絕對要找周奉言算帳！都是他害他跟這混帳扯上關係。

心不甘情不願地教蓮官給拉到床上坐下，周呈曄渾身僵硬，不只是因為那混蛋就坐在錦榻上瞧著，更因為他未經人事，為何這等私密事，他得要在旁人注視下進行？！

然而，當蓮官的手褪去他的衣衫，唇吻上他的胸膛，他渾身一震，只覺蓮官的唇舌極燙，像一把火般直燒進他的心坎，頓時教他情動，呼吸沉重了起來。

可當蓮官的吻直往他的身下而去，他嚇得趕忙拉住他。

「呈曄，你太不識風情了，蓮官的舌技一流，絕對教你欲仙欲死。」

周呈曄抬眼瞪去，不知燕奇臨何時走到床邊，雙手環胸，一臉看好戲的欠揍神情。就這瞬間的抬眼，蓮官已經拉開他的褲頭，露出他早已昂首的灼熱。

「不要！」他揪著蓮官的髮，卻已不及。

蓮官含住了他的前端，靈巧的舌頭不斷地逗弄著前端入口，教他猛地抽口氣，小腹繃得死緊。

蓮官的唇舌緩緩地包覆著他，濕熱地舔弄著，手直搓揉著他早已硬實的玉囊，教他無聲喘息著，胸口劇烈起伏。

「欲仙欲死，對不？」

燕奇臨的粗嘎聲響近在耳邊，周呈曄怒目瞪去，胸前果實卻被他緊掐住，他感覺痛楚瞬間卻也迸現了顫慄的酥麻，而身下蓮官不住地吞吐，不斷堆疊令人暈眩的快意，教他不自覺地逸出低吟。

「不要……」他扯著蓮官的髮。「放開……」

最後一次吞吐，蓮官放開了灼熱，幾乎是同時，熱液濺上了他的臉。那染著緋紅霞光的玉白面容上，噴濺著周呈曄的熱液，教他羞赧拂去。

「對不起，我不是故意的……」心跳還在急促，呼吸依舊亂著，儘管已經發洩，他體內的急切渴望卻沒消退。

「有什麼好對不起的？這是他的工作。」燕奇臨輕撫著他厚實的胸膛，直瞅著他依舊傲立的身下。「依處子來說，你的表現相當好，不過……蓮官，還不趕緊給周狀元消火，這可是他的初回。」

蓮官隨即褪去褲子，往周呈曄腿上一坐。

「等等，不用，我……」他皺擰濃眉，只因灼熱已經進入了蓮官的體內。

火般的熱度灼燒著他，緊窒的內壁箍緊他，男人也許都有掠奪的本能，無須蓮官引導，他已知該如何釋放自己。

可偏偏有人在旁盯著，他……

「動呀，那滋味絕對是你不曾嘗過的銷魂。」燕奇臨坐到他的身後，拉著他的雙手將蓮官環抱住。「喏，知道該往哪個使力，怎麼頂吧？」

欲望催促著，可他畢竟束縛在禮教之下，羞恥在心間泛開，教他遲遲未有動作。

「蓮官，周狀元不知道該怎麼使力，你倒是幫幫他。」

蓮官隨著燕奇臨的命令輕擺著腰，抽離熱楔，再緩慢地吞噬至最深處，教周呈曄猛抽了口氣。

燕奇臨幾乎同時抓著他的手按在床上，讓他的背貼在他的胸膛上。

「喏，把你的腿微微弓起，這下你就知道該怎麼使力了吧。」

像是魅惑人心的妖魔在低吟，周呈曄微使力上頂，便聽見蓮官逸出細碎的呻吟。踏出最為難的一步，接下來的全都不算什麼。

把肉體交給欲望，拍擊聲伴隨著細碎低吟，教周呈曄不禁想起燕奇臨在宮宴那夜的荒唐，而此刻的他同樣荒唐，他甚至可以感覺到燕奇臨高昂的巨大就抵在他的後腰上，他莫名亢奮，卻也感覺自己像是驢了。

欲望與理智，在他心底拉鋸著，但堆疊的快意吞噬了他的抗拒，讓他臣服於肉體的歡愉之下，他多時的疑惑在這一刻終於找到解答——是的，他渴望的是男人的肉體。

這是他早已察覺卻不願正視的問題。

周家是百年世家，經營當舖，周家女兒必姓周，且唯有女兒才能繼承當舖，可近年來因為內外烽火不止，導致周家已近凋零。他的祖父是被周家女兒招贅，只為了可以讓周家開枝散葉。

祖母生下三男一女，而他身為長子的父親只生下他一子，二叔一子，小叔有一嫡子兩個庶女，體弱的姑姑為了傳承拚了命的生下凌春……他如果無法成親，周家便少了一人傳承血脈，爹頭一個就不會饒過他。

他克制著，否認著自己的心。

可此時，他卻不再多想。

只因每個抽送都好似將他送上雲端，享受暈眩般的快意，直到他再也忍不住地在蓮官體內迸射熱液。

他呼吸徹底亂了，渾身都是汗，蓮官從他身上退開，可快意還殘留在體內，教他在餘韻中迴盪著。

蓮官取來微溫的濕布巾替他擦拭著身下，將他伺候得妥貼。

「如何，是不是教你如登極樂了？」

裹著情欲的粗嘎聲響在耳邊吹拂著，教他猛地清醒，趕忙從他身上退開，這一回頭就見這混蛋毫不遮掩，中衣大敞，早已昂首的巨大遮掩不了。

「在下先告退。」情欲褪去，只剩訴不盡的惱意和羞憤。

「誰允你退下了？在旁看著，多多學習。」他一把將蓮官拽上床，扳開他的雙腿，只見方才射入的熱液從股間小穴淌出。

「這事不用學習。」周呈曄羞赧地轉開臉。

「就算不用學習，你也得留下讓本殿下盡興，待會咱們還要一道用膳。」燕奇臨毫不憐香惜玉地侵入蓮官早已被充分擴充的小穴，裡頭濕熱得教他忘情擺動著。

不該看，甚至不該聽，但他卻像是鬼迷心竅般地看著這一幕，猶如昨晚那般，燕奇臨渾身散發著令人無法轉開眼的妖冶風情。

方歇的情欲，幾乎在瞬間就點燃。

他真的有種墮落的感覺，一種……回不去的感覺。

隔天一早，躡手躡腳地回到家中，好死不死地遇上了害他歷經一夜荒唐的始作俑者。

「嗯，姑丈替你安排得不錯吧。」翟玉朝他擠眉弄眼著。

周呈曄冷沉著臉，心裡默念著他是姑丈，是凌春最愛的爹，所以放過他、放過他……「我進去梳洗。」大概默念了近百遍，他勉為其難地壓抑怒火，擠出幾個字。

快速轉進長廊，走到自個兒的房前，就見三名堂弟自動自發地練馬步和吐納，他們一見到他一

「大哥，你徹夜未歸！」

周呈曄臉色一沉，教不懂看人臉色的老四周呈煦也察覺不對勁，默默地躲到老三身後。

「你有意見？」周呈曄走過去，一把將老三周呈暘推到一旁，毫不客氣地掃開周呈煦的腳。「誰要你這樣站的？蹲下去，開膝！胸口挺住，氣沉丹田……說了幾次都不會，腦袋是怎麼了，空的嗎？」

眼見周呈曄以腳調整著周呈煦的馬步，橫掃踩膝，頂胸踹腹，儼然是要將周呈煦往死裡打。

老二周呈曦已經嚇得直接裝死，而老三周呈暘只能不知所措地跟在身邊，以防老四一個不小心真被打死，直到一

「大哥，你回來了。」

那嬌軟軟的嗓音在背後響起，面如惡鬼夜叉的周呈曄在回頭的瞬間，笑若春風，眉眼帶喜，渾身噙著斯文書卷味，將一身悍勁卸得連渣都不存，一把將最疼愛的妹子抱起。

「凌春，你在等大哥嗎？餓了嗎，大哥給你備膳好不？」啊啊，這軟綿綿的小小身子，只要抱著她，天大的怒火都可以在瞬間弭平。

「爹爹已經弄了早膳了。」周凌春環抱住他，小臉直蹭著他的。「大哥陪我吃好不好？」

「好啊，雖說你爹爹的手藝平平，但只要跟你一道用膳，吃進嘴的都等同山珍海味。」他抱著她大步朝內堂而去。

「大哥真愛說笑。」

「疼妳嘛。」

後頭，周呈暘拉起被打得站不起身的周呈煦。「你說話怎麼老是不經腦袋，大哥徹夜不歸也輪不到你說嘴。」

「說說而已嘛……」嗚嗚，他乾脆當啞巴算了。「哪有差那麼多，凌春是寶，咱們都不是人……」他也很疼凌春，但他也不會只疼凌春，像大哥那般偏心，但這話他只敢想，沒勇氣說出口。

「還不是你沒事找大哥麻煩，惹火大哥，害咱們都不能跟凌春一道用膳了。」周呈曦翻身跳起，毫不客氣地再踹老四一腳。「說，你要怎麼賠我？」

周呈煦淚如雨下。「我要離家出走……」其實他是被撿回來的吧！被當進當舖的老三都還比他得大哥二哥的疼，他一定是撿回來的！

對周呈曄來說，只要周凌春在，哪怕身處酷熱沙漠，他也能感覺清涼歡喜，相對的，周凌春跟著雙親一回空鳴城，他就枯萎了。

因為沒有周凌春來治癒他，在面對燕奇臨時，總讓他老是瀕臨暴走邊緣，尤其當他聽見震威大將軍的兒子被押進一夜館，被男人糟蹋得不成人形時——

「本殿下也不過是回報他而已。」燕奇臨神情又邪又惡劣。「他讓人招待本殿下上花樓，本殿下自然也要託人招待他進一夜館，只是……怎會弄得他心緒失常，神智不清，本殿下就不怎麼清楚了。」

話說完，那假裝不解的無辜模樣，教周呈曄有股衝動想踹他一腳。但他終究是忍住了，不只是因為燕奇臨是他的頂頭上司，更因為燕奇臨跟震威大將軍是結下死仇，他更是沒有後路可退了，只能巴望燕奇臨活得夠久，別牽累他。

只是，所謂一報還一報，這道理他是懂的，也無法置喙。

他不能理解的是，為何有人可以帶兵帶得像燕奇臨那般懶散，一早點兵，他人就消失不見……真想問他，當初他到底是怎麼帶兵鎮守西北！

打他接了掌號頭官之後，由地方衛所上京操演的衛所兵全都交到他手上，他每天忙得像狗，幾乎足不沾塵，城郊外幾個汛地軍務都是他在跑，忙得幾天回不了家也是常有。

而他大爺，常常不見蹤影。

要不就是待他將任務處理完成，他人就出現了，以犒賞名義將他帶到一夜館，就如今日……明明覺得太淫亂太墮落，可偏偏他體內像是藏著另一人，教他總是無法抗拒。

嘗過歡愉的滋味，就難以戒除。

他的情欲太容易被挑起，尤其當燕奇臨那混蛋在身邊對他上下其手時。

「你到底是有完沒完？」他從蓮官身上撤出，一把揮開老是在他臀上遊移的手。

「你長高了。」燕奇臨突地歎氣了。

「……嘎？」他是靠摸臀發現他長高？

「你長得真快，本來個兒就算高了，現在又抽長了。」

周呈曄也忍不住歎氣了。反正就是個行事沒準則，不按牌理出牌的怪人，以為他會正常對話，實在是太高估他了。

「去忙你的吧，殿下。」他不清楚燕奇臨為何老是殿後，先讓他和蓮官燕好，想想也只能以燕奇臨是個怪人來解釋。如果他夠正常，又怎會大玩三人行？換言之，他大概也不太正常了。

「沒太大的興致。」

周呈曄看著他的。如果那個狀態叫做沒太大的興致，怎樣才算有興致？分明就讓蓮官的唇舌伺候得很起勁。「我先到偏房歇息了。」

「嗯。」他漫不經心地應了聲，像是想起什麼，拉住了正要下床的周呈曄。「呈曄，你進五軍營多久了？」

「到這個月剛好滿七個月。」已經習慣了他很跳躍的詢問，周呈曄也懶得追問，回答便是。

「這差事你應該也差不多摸熟了。」

「託殿下的福，確實是如此。」他似笑非笑地道，不禁想這事真的非得在這時候提嗎？他是不是把蓮官給忘了？

「有哪幾個衛所的衛所兵是你覺得素質不錯的？」

周呈曄皺了皺眉，猜不出他葫蘆裡賣什麼藥，只管照實道：「就目前看來，我覺得銅鑼城的銅鑼前後衛所、常陽城的南北衛所、昆陽南籐衛所和徐州直忠衛所素質都相當好。」

「你覺得素質好與次之的，你掂算一下，約莫有多少人。」

周呈曄垂睫忖了下。「應該有四萬人上下。」

「京營裡頭的呢？」

「京營裡沒有不頂尖的。」這就是他最意外的一點。

明明就不見燕奇臨操兵演練，可偏偏京營禁軍卻是訓練有素，毫不怠忽職守。

燕奇臨聽至此，終於滿意地揚笑道：「明兒個你把方才說的四萬人，再從五軍營裡挑出一萬人，共五萬人名單交給兵部調兵。」

「……殿下，京營沒有統兵權。」出征或移汛是交由五軍都督府統兵……所以，邊關又戰亂了？

「得了，五軍都督府裡大半都是三弟的人，要是由他們統兵，本殿下還有什麼好打的？」燕奇臨握緊他的手。「兵部那頭有本殿下應付，你儘管放心。待大捷回京時，本殿下會一併拿下統兵權，廢了五軍都督府。」

周呈曄無言了。他把一切說得太過理所當然，彷彿一切皆會照他的想法進行，真不知道該罵他天真還是信他真有本事。

「知道了。」

「還有，明天辦完這事，你就可以先回家，兩天後找本殿下報到。」

「……是。」原來也要他隨行……也是，燕奇臨要是不在城裡，他就得自求多福了，相較之下，不如到邊境博得戰功，回京想升職也不難。

「下去吧。」

「是。」

目送周呈曄離去，直到門板關上，他才臉色不善地瞪著努力忍笑的蓮官。

「笑什麼？」他口氣冷沉地問。

「殿下分明對周頭官大人有意，為何卻……」

「本殿下不喜歡多嘴之人，別讓本殿下再說第二次。」話落，一記硬挺，毫不憐香惜玉地埋進蓮官體內。

他體內的濕潤，是周呈曄留下的熱液，光是如此，就教他益發亢奮，彷彿他就在周呈曄的體內，與他交融。

如蓮官所說，他確實想要周呈曄，但他更欣賞他的才華、更懷疑周奉言將他引見到身邊的目的。

錯綜複雜的時局裡，玩樂可以，要真祈求更多，就顯得愚蠢了。就算要得到他，待他把時局看清也不遲。

Crescent